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二十一回 繼父母封誥邀榮

詩曰：藥石猶言百病除，早聞玉詔拜尚書。若非復出岐黃手，豈得重叨雨露殊。

才入詞林歸州府，又稱喉舌列皇儲。一時清望人爭羨，共說朝端熱可知。

季春十二又開篇，時值風和日暖天。新雨過時花氣好，曉風來處樹陰偏。長晝靜，小庭閒，雙燕窺人暖捲簾。簾草春生青淺淺，瓶花吐豔媚娟娟。清幽情況深堪喜，再作新篇續舊篇。前本曾云皇太后，因驚致病不能安。狀元奉詔來宮掖，涼藥調和望病痊。天子留居聽賞罰，長班歸報相衙門。梁公也覺擔憂慮，景氏夫人更不安。小姐焚香頻禱祝，願則願，聖躬痊癒免牽連。不談相府梁家事，且表皇宮內院中。天子親觀煎了藥。躊躇不敢奉慈顏。娘娘床上開言問。為什麼，藥已煎成不付飧？皇帝攢眉呼母后，此方非出眾醫官。早聞廷議尋良士，梁丞相，特薦其婿鄺狀元。只為此方非補藥，躊躇不決故遲延。娘娘見說沉吟道，涼藥調和或者安。胸膈不寬原飽塞，想應病食未除消。君王見說心方決，御手持杯奉母餐。太后娘娘吞幾口，依然附枕就安眠。君王暫息旁邊榻，輾轉尋思甚不安。

啊呀，寡人錯了。鄺明堂是一個小小書生，怎便依他？用藥已然不符眾議，豈足為憑？

太后偏偏自要吞。倘有一些差失處，說不得，嚴刑立斬鄺詞林。君皇龍意深追悔，垂目攢眉轉不安。半晌和衣聊入夢，醒來已是五更深。東西兩院俱相伴，進步慙慙就細茗。奏說娘娘還未醒，半宵睡臥甚安寧。成宗天子微微笑，便命諸妃去歇身。兩院娘娘齊告退，只聞太后喚宮人。此時已是更深候，萬歲爺睡未曾？天子應聲忙下榻，挑幃請問可稍輕？就將御手摩親面，欣悅道，炎熱如何去幾分？太后娘娘微點首，贊一聲，醫家不及鄺詞林。果然宿食將消化，胸膈寬舒漸漸平。若據眾人惟用補，將為斷送我殘生。君王見說龍心喜，連道神仙護佑深。既是藥靈當再視，就著他，小心醫治聖躬寧。娘娘見說慈顏悅，睡醒唇千索細茗。一盞香茶吞下去，語言清楚倍精神。成宗天子心驚喜，不意名醫是鄺卿。雖說少年真大膽，難得他，選方下藥甚精明。果然治得沉痾愈，少不得，雨露深加降敕恩。天子暗思心甚悅，床前款語待慈親。須臾已見紗窗亮，元帝主，梳洗完時遣內臣。一切太醫俱不見，只到那，玉堂署內敕詞林。不談內使來傳命，且把高才翰院雲。夜前玉堂清不寐，調停內務費辛勤。一枝燭明如晝，滿架圖書疊似雲。香透珠簾花氣好，雪迷碧樹綠陰深。巡簷散步詩懷切，偶興閒吟句句新。曾有官宮留簞枕，稍眠片刻已初明。忽聞內監來相召，暗暗擔驚便出迎。

啊呀，公公來了。不知太后娘娘服藥如何，下官的藥方好否？

內官見問面堆歡，欠欠身子拱手言。太后娘娘曾服藥，不知聖體可能安。既然今日來相召，老先生，一定其中造化全。君玉見言心始定，整冠一直出花磚。穿宮趨殿行將近，內監如飛啟聖王。殿外昭容傳進見，狀元行禮對珠簾。成宗即賜平身起，立命詞林到駕前。

話說元天子，即命鄺明堂當面賜御茶一道。方說：昨朝發散之方，已與太后服下。朕見藥方利害，甚是擔心。卻喜有益而無損，故特召卿再為看視。

狀元再拜叩君皇，微臣是，冒死而行配此方。太后娘娘停宿食，斷難用補阻餘殃。因而不避天威責，涼藥調和實未妨。今後自然多保養，無煩聖意再彷徨。朝廷即命宮人引，復跪紅氈近御床。診脈完時方退出，鄺狀元，揚塵舞蹈見君皇。

啟聖上得知：太后娘娘內火已散，再服一劑，須用參湯應用，以候宿食下來。

朝廷座上動天容，這是賢卿莫大功。二次煎方須檢點，精神培補暮年中。卿如大意難調治，必致前功一併空。君皇駕前連叩首，微臣安敢不當胸。平身告座花氈上，彩筆提來在手中。秋水微凝入妙藥，春山半蹙運神功。良方揮寫登時畢，進折端然獻九重。宮女轉呈青玉案，君皇一覽動春風。

啊呀妙呀，好一個消食良方！

果然太后聖躬痊，必以賢卿加大官。須要小心加仔細，狀元可使朕懷寬。明堂再拜辭天子，疏拙微臣意自專。言訖殿前重頓首，退行仍到玉堂中。君皇復又煎湯藥，太后娘娘已漸安。二劑良方吞下去，參湯已備禦床前。幃中太后重安睡，午影當窗夢始還。命卷羅幃思解手，諸妃服侍不遲延。

話說太后娘娘下床解手，宮中嬪妃采女一個個亂亂紛紛。

羅帳扶下老娘娘，伺候之人慌更忙。翠袖宮奴垂錦帳，花冠妃子奉參湯。不多片刻須與候，皇太后，宿食俱皆下了腸。一盞人參吞下去，宮妃扶入闌龍床。東西二院多歡悅，就向朝廷奏細詳。元帝一聞心大喜，仰天加額謝蒼穹。其時太后聊餐粥，笑語言談竟似常。天子放心魂夢穩，次朝復召狀元郎。風流翰院承天命，移步花磚出玉堂。見過君皇窺太后，開了個，調和溫補復原方。九重天子龍心悅，足見卿，次第調停有主張。

話說成宗天子一見下了補方，十分喜悅。便道：太后既已用補，賢卿須自歸家，每早入宮看視一回便了。

狀元再拜就辭君，御馬金鞭轉相門。合府相迎多歡悅，聖躬痊癒免擔驚。素華小姐同談敘，恰像似，真正夫妻恩愛深。且說內宮皇太后，聖躬自此漸安寧。狀元每早趨宮闈，診脈開方倍小心。太后隔幃觀翰院，聖心暗贊好丰神。閒中便向君王道，可喜衰年病復輕。如此沉痾能保命，真虧年小鄺詞林。官家須要加恩賞，有缺開時及早聞。我在隔幃曾一面，緣何容貌似傾城？世間男子焉能及，莫非他，不是鬚眉是女人？如若狀元真是女，母儀天下正相應。君皇見說微微笑，母后如何這等雲。修撰容顏雖美巧，他現在，拋球中彩鬢梁門。若然彼是裙釵女，兩個紅顏怎做親？難得治痊皇太后，自當恩賞給高升。君皇伴母時談敘，太后娘娘已漸寧。七八日來餐了飯，狀元不入內宮門。君王旨下查官缺，意中要，升賞明堂鄺翰林。

話說元天子旨查缺，適值兵部尚書朱奎病故。廷臣上表奏聞。天子道：也罷了，明堂治好了太后，也做得起一個尚書，就以此缺升他便了。

朝廷旨下不遲疑，召取詞林入禁門。內監應聲忙出外，絲鞭一掉馬如飛。狀元奉召趨金闕，天子依然幸兩儀。舞蹈揚塵朝見畢，元天子，隔簾笑喚小廬醫。可嘉卿本蟾宮客，又會岐黃與六微。治好上宮皇太后，正該升賞在朝儀。可將父母名和氏，一紙呈明受職齊。君玉聞宣連頓首，仰瞻金面奏根基。臣鄺君玉啟知陛下，臣本荆襄微士，三楚寒儒，在繼父康信仁家撫養而大。叨得三元之幸，翰林之榮。

臣本生父母有囑雲：日後倘得上進，當以泥金圖報康氏。今蒙聖恩垂念，加封繼父康信成繼母孫氏是幸。

狀元奏罷謝天顏，座上君皇聖意歡。傳旨捲簾當面見，今因功績故加官。封卿兵部尚書職，父母俱加四品銜。忠憲大夫卿繼父，恭人誥命汝娘身。翰林修撰升司馬，要賢卿，竭盡忠謀辦事端。君玉三呼忙進步，重重頓首謝天顏。荆襄微士蒙恩寵，職受詞林已有慚。太后卻承天護佑，微臣何得拜都官。荷蒙雨露皇恩重，臣敢不，銜結生生世世間。拜謝九重方欲退，忽聽內侍又傳宣。

嗯！鄺狀元聽旨：奉太后懿旨，特賜金紫羅袍一件，雕花白玉帶一條，明珠十粒，彩緞八端，以謝爾醫治之功。

垂袖躬身退步行。座上君皇言且慢，朕幾忘卻薦賢人。

嗯！狀元，加汝岳父梁鑾為太子太保，汝妻梁氏為一品夫人。如此則以取寡人之信。

明堂叩首謝君皇，已見當前綺席張。羅列珍羞多富貴，滿案器皿吐輝煌。皇恩欽賜朝西坐，又召那，醫院諸人跪奉觴。一眾御醫難違旨，齊齊遞酒與明堂。少年司馬心深悅，半禮相回接酒觴。醫院駕前齊伏罪，口稱萬死亦應當。朝廷叱退諸人去，回視尚書鄺明堂。烏紗紫袍人似玉，風流原像一嬌娘。寡人立後能如此，方不愧，一統乾坤作帝王。天子傳呼雙采女，簾前起舞唱新腔。要

觀醉後風流態，只叫宮人勸酒觴。年少尚書推不得，金杯迭舉飲瓊漿。芙蓉仙露樽樽滿，琥珀精華口口香。宮內清歌頻勸酒，君皇笑話命添觴。連吞幾十餘杯酒，酈尚書，醉倒華宴力不揚。天子座前忙俯伏，口稱臣子謝君皇。朝廷大喚平身起，龍目故凝看細詳。但見他，進步遲遲謝翠華，恍如玉樹趁風斜。兩鈎淺碧橫眉黛，雙片深紅上臉霞。款款纖腰垂玉帶，溶溶粉額映烏紗。起來緩緩辭金殿，分明是，一朵天香國色花。年少君皇心家喜，坐在那，團龍椅上笑聲誇。

啊唷妙呀，好一個風流司馬！

太后娘娘甚見清，道卿容貌似裙釵。今觀醉後風流樣，莫不是，絕色佳人假扮來？君玉一聞如此語，心中大駭跪金階。

啊呀，陛下何出此言？臣蒙聖恩特加高位，若以女子相疑，必使同僚戲謔，一至眾心疑惑，則臣禮難行矣。

狀元無奈正容言，座上君皇面帶慚。改色含糊連說是，好一個，剛明有禮少年官。君臣小戲無妨事，今後當從規諫言。司馬進前頓首畢，方才退出內宮門。君皇座上長吁氣，暗暗贊揚暗暗憐。可惜狀元非女子，不然繼做正宮賢。人生如此風流態，難道明堂果是焉。可喜少年多禮法，正言令色正朝端。才高貌美人無及，真正是，天賜能臣中狀元。不表君皇宮內事，且談司馬轉家園。雖聞太后猜疑語，醉後無憂意甚寬。一出宮門重禁地，長班伺候上魚軒。明堂轎內端然坐，吐氣揚眉心自歡。我本深閨一弱女，竟能夠，三元及第拜天顏。今朝復任尚書位，也算得，世上裙釵第一人。何須洞房花燭夜，安心且做幾年官。九重丹陛皇恩重，做一個，赤膽忠心保國臣。一路行來天已晚，少年司馬只微酣。衙前下轎家丁侍，正正衣冠進裡邊。二粒明珠酬內使，其餘搬入內堂中。相爺夫婦同迎接，梁小姐，翠袖輕籠亦上前。君玉細言升賞事，親攜雙椅擺中間。轉身走下垂袍袖，施禮深深啟口雲。二位大人俱上座，今朝小婿謝尊顏。倚蒙薦舉當朝矣，故得飛升拜大官。少小便登高爵位，還祈指示決朝端。明堂言訖深施禮，丞相夫妻就共攙。

啊唷賢婿呀，恭喜今做了兵部尚書了。此乃狀元成全舉薦之人，如何反說提攜之力？

羨君年少作朝官，飛步高升世未聞。弱女得叨賢婿福，金花紫誥贈夫人。一門榮慶非常喜，愚夫婦，有甚功來有甚能。言訖大家齊坐定，素華小姐亦歡欣。暗思本是寒儒女，今日裡，竟得恩叨一品尊。不若終身依小姐，榮華富貴又安寧。當時堂內多歡悅，梁丞相，正備趨朝謝聖恩。談至更深俱各寢，早聽五鼓又雞鳴。

卻說五鼓雞鳴，梁丞相入朝面聖，酈君玉上表謝恩，平明時翁婿一齊歸府。先是合家男女叩頭，然後有許多官長登門作賀。正然送客出廳，早報一聲刑部孟大人到了。

司馬聽聞暗暗嗟，何期與父作同衙。爹為刑部兒兵部，這也是，千古奇談第一佳。想罷正冠忙出接，孟司寇，下軒一拱面添花。

啊唷梁閣下酈司馬，恭喜了，今日特來慶賀。

深深行禮坐分賓。少年司馬慙感謝，叫一聲，前輩先生老大人。晚輩未曾來拜謁，敢勞尊駕到門庭。朝中事務猶無識，還望高明指點行。司寇孟公稱不敢，同依彼此共叨情。言完一道香茶至，舉盞端詳暗自評。今看明堂容貌美，分明竟是女親生。不惟品格如嬌女，就是聲音亦麗君。果是孩兒原假扮，為什麼，今朝父女俱當面，意淡情疏不甚親？我又心疑難說破，這樁奇事怎分明？孟公暗思頻觀看，酈尚書，只是無何視別人。茶罷起身相送出，孟公上轎自回行。紛紛賓客俱來過，到任升堂理事情。幾日應酬都已畢，書齋閒坐自沉吟。今朝際遇登高位，斷不可，負卻康家繼父恩。俸祿既增官又大，也須當，相迎家眷到都京。明堂即刻修書信，婉轉陳言接取情。誥命兩封同寄上，就差的當二家人。盤川付銀三十兩，即日調停就起身。兩個家人齊奉命，初秋十二便登程。誥封近娶真榮耀，一路風霜出帝京。八月下旬臨廿五，家丁早已到康門。

話說兩家人一到康家，就見了院君員外。打開包裹，把誥封兩手高舉，叫一聲：老太爺老太太，這是老爺升了大司馬請來的誥命，封贈老主人的。如今好不熱鬧哩，快請結束停當，上京去享用榮華。

員外安人跳起來，慌忙接捧笑顏開。康公立刻觀書信，老院君，就把皇封抱在懷。因說慢些觀書札，且將誥命念將來。康公難拂安人意，郎郎聲音笑滿腮。念到了，誥贈恭人孫氏母，老院君，花心大放口難開。

啊唷，我竟是四品恭人了。可喜可喜。你們走開些，我太太來了。

一聲咳嗽雙肩，捧誥而行踱上前。二位姨娘齊失笑，康員外，拆開書信忙觀看。方知一切升官事，今日裡，送誥迎親意甚美。員外此時心大悅，忙吩咐，外邊酒飯待長班。兩封誥命齊收起，一家中，喜喜歡歡盡坐談。孫氏安人忙下去，傳呼廚子備華筵。休簡慢，要周全，難得他們到此間。須把佳餚多整備，若無美酒再開壇。千山萬水來迎接，怠慢人家也不安。廚下人丁齊答應，院君回入內堂前。

卻說孫氏回進堂中，坐下來說道：咳，正是異姓有情非異姓，親生無義枉親生。我們一個莊戶人家承繼了乾兒，現就帶挈做了四品的官銜了，你說好不好？員外看了一眼，說道：花臉呀花臉，你竟是蘇秦的母親了，你想一想當初怎樣待他的？

進門先就動疑心，還說我，老邁年殘沒正經。見彼升官封贈你，這般趨奉與趨承。安人喜笑連聲說，說道是，與你商量大事情。難得他們來接取，定於何日上都京？家中事件交誰管？自然是，托與姑娘女婿們。到京中，看看梁家新媳婦，居相府，過他幾載好光陰。真可喜，實歡欣，天送榮華到我門。孫氏安人言未盡，康賽金，汪汪眼淚叫娘親。女兒久伴爹娘側，世務人情何不明？況且懷娠將七月，臨盆照拂有誰人？母親且慢京中去，俺家中，有甚榮華不趁心？孫氏心中疼愛女，沉吟良久又開聲。既然你要同娘住，我就消停慢慢行。待得輕身臨月後，一年半載到都城。賽金見說方歡喜，員外道，你不行時我自行。當下大家商議定，擇定了，季秋初二要登程。柔娘德姐心歡喜，著疊衣箱候起身。一到行期齊起駕，叮嚀囑咐總休雲。安人又向康公道，你至京中說彼聞。我為姑娘難遠出，不能隨眾到京城。待她生下男和女，你說我，隨後登程就起身。再及若然新婦拜，諸般上賀要豐盈。也須擺個公公樣，免得她，相府千金笑我們。員外回言我曉得，這些不用你擔心。當時席散都安寢，五鼓雞鳴又起身。行李衣箱收拾好，大家慘切要離分。康公作揖辭孫氏，管理家庭托院君。二位姨娘齊下拜，復攜幼子別堂親。恭人不捨元郎去，也覺悽惶痛淚傾。叮嚀二妾須加意，途中照料勿粗心。柔娘德姐齊響應，復又回身別賽金。康氏與夫同拜父，康公亦托管家門。千言萬語頻叮囑，催馬隨時即起身。隨護僮奴三五個，更兼接眷二家丁。滔滔一直臨船內，扯起風帆水路行。一路平安無間阻，仲冬初八抵京城。先差接眷家人報，舟歇篙停等候迎。按下家丁來報信，且談君玉在梁門。

話說郡尚書遣僕迎親，原欲另尋別宅。只為梁丞相已收拾下花園中燕賀堂，在備家眷到來居住。這園間常有親友作寓，所以灶火亦皆周備。君玉見岳翁如此盛情，移居之意也就中止。這日早晨，聞報繼父與二姨娘幼弟同臨，心內十分歡喜。只因身當重任，不便去迎他。遂發魚軒寶馬，迎接入第。

紛紛轎馬出城中，職事排開氣象雄。相迎馬頭離不遠，家人先入稟情衷。員外言，動歡容，發過船家坐轎中。二位美姬都上轎，柔娘著急抱孩童。家丁擁護滔滔進，行李衣箱後面從。僕婢登車同行走，皇城迢遞踏行蹤。穿街過巷行來快，已到梁家相府中。

卻說家眷一到府前，酈君玉慌忙出接，照應著行李搬進花園，把乾父接進聽槐軒中拜見，然後梁丞相過來敘禮。早有景氏夫人接進了德姐柔娘，在廳相見。

兩姨進步面相歡，萬福深深翠袖偏。拜倒廳中呼太太，賤妾們，柳王二氏叩尊前。夫人含笑忙扶住，萬福相同禮亦謙。兩位佳人齊立起，就叫那，元郎作揖跪紅氈。梁衙太太齊齊贊，攜著娃娃帶笑看。柳氏柔娘開絳口，她的那，花容含笑吐芳言。今隨北上來參見，家主母，命安尊前代請安。原欲起身同到此，只因為，姑娘有孕欠周全。故而主母難拋撇，故至輕身出故園。姊妹住居潭府內，不知規矩乞包涵。望祈太太差人領，少夫人，繡閣妝前去問安。景氏夫人稱好說，兩姨太太不須謙。寒家小女方冠帶，少刻登堂一許參。小女尚未來見禮，敢勞二位到房中。言猶未了人傳說，小姐登廳到外邊。只聽珊珊環佩響，擁出了，珠團翠繞一嬋

娟。鳳冠霞披容顏麗，蟒袖朝裙步履端。二位姨娘趨步接，夫人避入後堂間。朝南設下雙交椅，梁丞相，邀入康公坐在堂。

話說當下樑丞相請康公上坐，就叫女兒過來見了公公。小姐遂立於紅氈之上，哪尚書也就下來同拜。

年少夫妻並立堂，齊齊行禮貌端莊。輕搖玉佩風流客，慢拂宮衣窈窕娘。員外康公稱請起，在旁半禮就回將。夫妻復見姨娘等，王柳二姬並肩行。員外回身攜幼子，含歡指點小兒郎。先參丞相梁公笑後，復拜姑姑嫂嫂雙。禮罷新人方退入，二姨隨步進中堂。梁公笑執元郎手，連贊官人品格強。年幼娃娃低了首，怕生躲向阿哥旁。明堂呼抱稱賢弟，待哥哥，同你前行去看娘。說著合歡移步進，交與了，隨來僕婦及梅香。接風筵席多豐美，翁婿一同勸酒觴。外面家人俱厚待，打發得，隨來僮僕喜非常。不談外面歡娛事，且說中堂款待詳。

話說夫人陪著兩位姨娘入內，就命廚司備宴，先款待點心。小姐御下官袍，也過來陪坐。

二姨舉目看千金，美色驚人貌出塵。彩袖遮胸春筍隱，貂裘罩體柳腰輕。鳳履裙邊微微露，這一對，尖尖金蓮愛殺人。王柳二姨心暗贊，梁家小姐好嬌容。天生如此雙夫婦，不知他，枕席恩情怎樣深。梁府千金同在座，叫奴們，自慚容貌二三分。兩姨自覺難相及，小姐心中亦贊稱。遠路風霜勞碌甚，嬌顏能正尚精神。言談舉止多柔軟，也是循規蹈矩人。當下中堂排了宴，夫人舉袖送慇懃。二姨再回相推托，賤妾如何敢妄尊。景氏含歡稱是客，梁小姐，嬌音細語遜連聲。柔娘含笑稱安敢，太太容奴下首存。同席尚然非正禮，愚姊妹，豈堪伏僭少夫人？望祈照拂如兒女，萬勿相看當上賓。同在一家宜穩便，妾們心內也安寧。柔娘言訖移交椅，梁夫人，只得回頭啟口雲。

話說景氏夫人見姨娘不坐，便道：元郎也罷。官官亦是客，請到東邊坐罷。二位與小相公對面，我合小姐對面便了。當下依次坐下，丫鬟斟上酒來。

綺筵富貴擺中堂，獸炭圍爐暖氣融。侍女執壺斟美酒，瓊漿滿泛玉杯濃。點燈時下華筵散，二位姨娘面已紅。年幼兒郎隨嫂嫂，同行頑要進房門。柔娘德姐回園內，著疊衣箱又亂哄。君玉酒闌先到後，二姨俱著笑溶溶。多承遣僕迎家眷，姊妹們，久別遙懸又得逢。恭喜老爺諧伉儷，郎才女貌兩和同。適才已見夫人面，真是羞花閉月容。天配良緣真可羨，閨房琴瑟必情濃。明堂見說微微笑，從此團圓一宅中。遠道迎來深記念，幸虧身體盡和同。乾娘諒必身康健，曾否心歡接點封？二位姨娘言甚喜，十分感激狀元公。少年司馬心中悅，至此方才動笑容。當時疑心真可笑，到如今，始知不是一場空。正然言語康公進，坐定齊齊訴曲衷。員外細言妻子語，明堂應話意從容。紛紛收拾俱完畢，侍兒們，領了元郎進室中。

卻說天色已晚，收拾收拾，俱各安歇。次日康員外檢出上賀禮物，叫姨娘押送到弄簫庭內，梁小姐便向夫人說知，以請慈命。景氏道：長者賜不敢辭，自然領下，可向燕賀堂謝聲。素華遂厚賞了送禮的僕婢，親到國內謝了公公，然後回歸繡戶。康員外吃了早飯，便要出門拜客。狀元派兩個長班隨去，坐著四人大轎，先拜往紳縉等處去了。酈明堂稍得片閒就到園中間坐，看看幼弟元郎。

只見娃娃倚著門，笑吟吟，連聲呼母看飛禽。望見兄來笑盈盈，忙叫娘親兄長臨。柳氏柔娘王德姐，正衣而起笑相迎。明堂便進房中坐，美妾呼鬟去煮茗。窗下閒談情又密，尚書便向二姨雲。姑父姑母衙門去，曾否傳書報信音？柳氏柔娘言已到，書中備述甚安和。吳家太太賢惠，到衙中，已買偏房一個人。二回信到言懷孕，姑老爺，無子之憂可放心。司馬聽聞口道好，姑娘真是大賢人。我為兵部尚書職，愧只愧，未報姑夫教學文。二位姨娘重啟口，當年離別好傷心。人多目眾難相近，一句言詞說不明。不敢面前稱保重，惟於背後祝安寧。千思萬想無心緒，愁只愁，年少風霜未慣經。不意功名如此遠，狀元及第又高升。今朝同在官衙住，始得時常敘敘情。妾等既非關切意，自蒙開導絕私心。不知昔日情由事，可表梁家小姐聞？如此夫妻恩愛重，必然告與少夫人。少年司馬微微笑，何事姨娘這等雲？君玉年紀雖然小，算來也是讀書人。吾若是，敗人名節傷人意，怎麼得，官拜堂堂司馬臣。雖則完婚將數月，並無洩漏與她聞。況承關切情非淺，如何有，這等忘恩負義人。二位姨娘休見訝，此情只有我知聞。柔娘德姐心欽敬，顏色淒然謝數聲。正在談心茶已到，碧紗窗下又消停。早觀侍女來相請，小姐房中飯呈。司馬聞言方欲起，元郎扯住不教行。丫鬟靜鶴先回轉，小姐低言請未曾？侍女悄聲合笑道，姑爺正在細談心。兩姨太太招扶坐，說得投機情又深。康元官官拉扯住，姑爺之飯慢些盛。千金見說微微笑，暗想千金身色香。傾國容顏生得美，心懷愛慕更多情。豈知紗帽紅袍客，就是朱顏翠發人。小姐暗思移步出，早觀司馬入堂門。含歡連說勞相候，夫人何不請先釐？如此觀來如此禮，齊眉舉案不虛名。言完便在東首坐，拱手連稱有僭卿。小姐見言微笑道，夫夫妻地正該應。回身便坐金交椅，對面相觀笑語頻。侍女慌忙盛上飯，才郎淑女一同吞。佳餚美饌慇懃遜，使那些，侍候之人羨慕深。膳過茶來俱飲畢，消停同坐繡房門。少年司馬攜纖手，故意含歡叫愛卿。可喜彩球拋中我，成親又是半年零。閨房琴瑟欣和順，枕席恩情喜且深。不識芳心欣悅否，未知腹內可懷娠？願天賜爾麒麟子，也教我，岳母堂前抱外孫。小姐聞言紅頰暈，桃腮含笑語低聲。聞君深與姨娘厚，莫不是，誤認偷香竊玉人？司馬聞言微笑道，兩姨關切故情深。我在繼父叨恩廣，全仗他們照拂頻。今日接來同府住，原本是，知恩感德訴長情。素華謝首言稱好，二位姨娘意似親。也算君家洪福大，遭逢都是善良人。香房間敘多恩愛，少刻康公已轉門。司馬到園重問候，黃昏陪膳細談心。康公自此衙中住，安寧榮華甚稱心。兒媳尊前常定省，宛然一位老封君。另開廚灶烹肴饌，件件如心不用雲。兵部尚書勤國事，仲冬十五上轅門。到堂辦理軍機事，各省文書次第評。逐件歸來分緩急，看見了，山東巡撫奏軍情。朝鮮神武勇軍師，隱身法，暗緝禪師一命傾。部下潰敗傷一半，登州守將閉關門。只因海凍舟難渡，兩下干戈暫且停。只待春和冰水動，那時依舊要攻城。因而飛本申兵部，要乞雄師早發行。如若此事稍延緩，釀成大患更難平。山東告急詳觀畢，嚇壞了，兵部尚書酈大人。

啊，怎生區處？

山東告急又來都，聖上憂心待若何。終日邊疆無捷報，只聞國外又干戈。朝鮮妖術人難避，何日方聽奏凱歌？司馬座中眉緊皺，蘭襟輾轉自推磨。咳，皇甫郎君呀！你是當今豪俊傑，垂楊樹外奪宮袍。三枝羽箭無虛發，豈不會，掃盡烽煙報聖朝？今日外邦如此亂，還應著力乾功勞。如何躲得無蹤影，全不知，海角天涯何處逃。愧我空登司馬位，不能尋訪這根苗。當今國內良將少，倒不如，拜請君王掛榜招。聖旨一傳天下曉，芝田或者到皇朝。果然皇甫郎君至，也放他，建功立業把仇消。公私兩盡惟如此，我何妨，就在君前奏一遭。招得少華來闕下，也是我，提攜天王上雲霄。願夫隨我心中志，免使英雄久避逃。司馬觀文存主意，錦心繡口計謀成。別方奏折回歸一，出衙門，端坐魚軒竟進朝。寶蓋團團頭上罩，行牌面面馬前挑。東華門外魚軒歇，酈尚書，起身跳下正紅袍。朝靴踏地金磚響，壯志沖天玉殿高。步進午門稱奏事，該官迎接回根苗。

嗯！酈大人有何本章，恭呈御覽？

尚書奏本說軍機，面見君皇決是非。伏乞奏聞天子驚，邊疆大事不疑遲。黃門應聲回身入，腳踏金階對袞衣。

啟陛下得知：有兵部大堂入庭奏事，乞聖旨定奪。天子傳言，宣入便殿中來。

丹墀拜倒酈明堂，玉佩聲搖袍袖揚。執笏當胸呼陛下，微臣兵部奏邊章。山東巡撫飛書至，伏啟朝鮮人馬強。外邑軍師妖術大，神奇長老已身亡。特求再發能臣將，好待交春擋戰場。今為海冰船凍住，暫停兵馬與刀槍。登州首將權防守，一待春時事復揚。伏乞聖明譯此本，以觀緩急決朝綱。尚書奏罷呈邊報，天子心驚覽本章。看罷山東求救本，一敲御案變容顏。

啊，猖獗的朝鮮啊，你意欲占奪元朝麼？

幾番交戰不成功，圍困登州這等凶。一統江山遭壓制，只因元國少英雄。刀兵不走烽煙亂，朕看那，文武官員怎享榮？天子殿中憂更怒，酈尚書，伏階頓首奏天容。臣思天國繁華地，必有遺苗未遇雄。或是彈冠虛望舉，頗多負志不能榮。當今若掛招賢榜，各省英才仰九重。有罪之人俱赦宥，倒多應，煙塵埋沒有英雄。九流三教都休論，只要取，才智兼全拜總戎。天下奇才俱畢集，豈無良將去徵東！止題名望張文遠，變色旌旗郭令公。一統乾坤天授命，必收勇士乾軍功。伏祈陛下開皇榜，以便那，抱負英雄盡赤忠。不知聖上垂准否，這一來，賢門大進事何窮。尚書奏罷連稽首，元帝主，喜色微微動御容。

話說成宗天子一聞酈司馬之言，欣喜道：依卿所奏，就此掛榜招賢便了。但是據卿所言，寬赦有罪之人，以取遺才備用。惟恐伊等不知開赦之恩，仍蹈負恩之罪，那時如之奈何？況且皇甫少華現為逃犯，他若擅得兵權，與父同投外國，豈不是放虎歸山的大害？賢卿以為何如？

兵部尚書心自驚，淒然顏色奏明君。臣思皇甫門中事，反國投降未必真。伊本先皇朝內臣，又蒙陛下命東征。生為世代功臣將，豈作偏邦小國人。一定被擒遭陷害，決非反國做降臣。軍中詐語難憑信，這是非，撫院多疑枉奏君。叛逆重情應正法，少華逃犯亦知恩。彼如依募為徵將，豈不願，洗白千秋醜惡名？或報父仇兼敵愾，他必會，忘生捨死定邊塵。如其有件疏虞事，罪坐微臣保奏人。司馬奏完心慘切，成宗微笑便依聽。

話說元天子准奏，立時掛榜於正陽門外。上雲：告示各省，如有破敵之策，冠軍之能，不論九流三教及有罪革削之人，亦皆赦免。都赴兵部尚書酈君玉衙門驗看。准於三月十五日取齊，看得智勇兼全之士，取名呈奏。再到教軍場比演武藝，欽定狀元榜眼探花，餘者悉做隨徵將士，以敷國家之用。特此頒示天下。朝廷皇榜一出，酈司馬立刻行文各省，招取天下的英才。

朝廷掛榜募英賢，兵部行文各省城。搜索奇才為國士，廣招勇將定邊關。部文一發星飛去，只等明春會大賢。司馬相同梁小姐，惟祈皇甫到都中。若非招得英雄至，怎便升騰骨肉全？且說當朝劉國丈，聞聽此舉亦欣然。免教坐視兵刀亂，天子並無問罪端。既是招賢為戰將，居官無事也心安。其時竇氏含香女，九月初三產一男。名喚歸郎為小字，以圖其父得重旋。姜姬早已重婚娠，只因她，水性楊花苦守難。國丈得孫聊作喜，修書一紙報雲南。再雲太郡家中住，姑嫂無聊但敘談。或對裝爐添寶篆，或憑臥榻看閒編。稍稍有點娛心處，京內凶音早又傳。太郡拆書觀仔細，無非是，宮中皇后又歸天。夫人此嚇非同小，止不住，喚女呼兒哭一番。繼女雪貞聞此事，歸寧府內勸慈顏。夫人只為凋零極，也把親生一樣看。愁苦交加真可歎，形容憔悴鬢將斑。因思前次書中說，竇氏懷娠志甚堅。月份算來該要產，不知到底女和男。家門命運遭如此，望個兒孫諒也難。太郡夫人心痛苦，憂愁得，數莖白髮上雙環。仲冬十七京書到，為報含香產一男。兩個年頭無笑臉，這時間，方才喜色上眉尖。

咳，如此看來，我劉氏門中還有運轉時來的日子。

竇氏生子可無憂，奎璧孩兒骨血留。但願上天加保佑，是吾家，災消難滿福臨頭。夫人便寫回書信，誰知道，老眼昏花不自由。梅氏雪貞權代筆，香閨字跡甚風流。內中不說私逃事，只恐劉侯怒更羞。一紙回書京內去，自從國丈府中提。幾方事件難細表，提一提，黃鶴山中黃鶴樓。

話說皇甫少華、熊友鶴二人，在山中隨著黃鶴散仙學藝，已近兩年。習得奇門遁甲，皆能化劍飛刀，武藝精通。習演的紅纓畫戟，今被仙師復加指點，竟可以勇戰三日三夜，一毫鬥路不亂。這日是臘月十六早晨，只為仙家出去未回，小英雄提著長華臨別贈他的寶劍，到後山磨洗。熊友鶴卻在樓中坐待師回。

少華於內拔龍泉，繞路而行到後山。坐在松林岩石上，抬頭一看轉變顏。行雲朵朵峰顯遠，落水瀟瀟影自寒。狐兔成群來復去，賓鴻作陣斷猶連。荒涼景況堪悲楚，動感了，久抱凌雲美少年。

啊唷天啊！俺皇甫少華已是十七之軀了，一事未能成就。

父在朝鮮信不通，母親胞姊復何方？天涯骨肉何時會，異地娘兒甚日逢？孟麗君和劉燕玉，這時候，各應已在別家中。宮袍雖奪終何用，畫扇相貽總是空。死活不知焉有節，豈能無辱我英雄。一生事業深堪歎，我只願，翦滅朝鮮就遂胸。在此勾留將二載，何日裡，災消難滿殺奸雄？少華說到傷心處，痛淚雙拋愁萬重。攬上清泉磨寶劍，翻來覆去起剛鋒。一泓秋水英風壯，二尺寒光冷氣衝。磨過幾回插玉鞘，端詳不覺怒衝空。罵聲賊子劉奎璧，恨不得，取你頭來試劍鋒。切齒一聲朝下斬，林間大石兩分崩。石沙亂濺飛塵土，怨氣難消怒氣衝。正在對天長歎氣，後山來了結盟兄。叫聲賢弟仙師轉，說道是，當面同言示曲衷。皇甫少華忙立起，相隨熊浩出林中。

卻說少華與熊浩同至樓中，仙師道：今日喚二人當面，為的是難滿災消，不必在山潛避。

二年學藝已皆高，俱足長征掛戰袍。今值朝鮮難殺退，君皇掛榜募英豪。正當乾立功名去，速去揚眉定聖朝。

皇甫賢徒啊，

爾若身榮作主兵，得寬仁處且寬仁。朝鮮若有求誠意，不可加兵造罪深。殺罰重時天震怒，功名富貴少安寧。必須見事留仁義，以體天公好善心。須爾不忘真面目，到後來，急流勇退好歸神。朝鮮神武軍師者，他卻是，我友鸞山道士生。昨日奕棋相會面，他言拜托令徒們。後來如若擒拿住，萬勿因仇問他刑。彼已題名仙冊上，若還擅殺逆天心。錦囊一個親書字，付彼觀明悟性靈。他若執迷還不悔，那時處斬任施行。錦囊將付賢徒手，你須當，緊把此言記在心。這是三件無價寶，衝鋒上陣取番人。飛錘一柄柄通大，百步之中可打軍。如遇番人飛彩石，此錘一打破旁門。纏身錦索平空擲，任憑你，僧道妖仙總就擒。此即名為平火鏡，大風大浪不能驚。三件寶物為相贈，少不得，兵下朝鮮件件輕。兩年師徒緣分盡，從今不復再相親。仙師言訖長吁氣，少英雄，跪倒塵埃喜又驚。

啊唷，仙師的弟子難滿災消！

弟兄同志訪仙山，感荷仙師法術傳。今日拜辭難復見，此恩此德怎生全。雖然欲滅朝鮮國，愚弟子，焉敢加兵逆上天。既有錦囊為往事，定當交戰不相殘。感師傳授諸般法，今日裡，一旦分拋意怎安。但得功名遂日，必然塑像供金裝。少華言訖容慘淡，接劍含悲別上仙。當此又呼熊友鶴，難得你，心誠意實訪仙山。兩年學藝今俱曉，好去稱雄定遠邊。付爾兩椿奇異寶，斬蛟利劍化龍鞭。只須念動真言咒，殺將誅軍不費難。然則蒼生宜痛惜，切休任性負神天。功成名遂榮華日，保得你，世世簪纓出後賢。友鶴倒身忙下拜，英雄垂淚別神仙。弟兄結束諸般寶，繞座依依色慘然。黃鶴散仙微笑道，兩賢徒，不須留戀快離山。道家沒有掛牽意，從此後，四海之遊樂自然。少華熊浩齊辭別，竟下高樓要出山。忽聽一聲仙鶴唳，白雲飛上九重天。回頭再望樓窗裡，不見了，兩載傳真教法師。二位英雄齊灑淚，步行一直上高山。毒蛇猛虎無蹤跡，亂樹重雲似往年。步履相同尋舊路，一朝學藝得真傳。

話說皇甫少華與熊浩下山，一直竟尋舊路。依然是黃昏借宿，天曉起行，前後五六天，已到出城的近處。只見那風吹告示，硃筆糊塗，雨打圖形，丹青慘淡。本料事情已冷，不甚追拿了。便放心出城，同來家內。

二位英豪取路行，放心竟出武昌城。平江豪傑心憂慮，只恐家中有變更。娘子懷孕應已產，嬰兒男女未分明。願天保佑家完敘，免得我，自失安邦定國心。熊浩暗思長歎氣，少華心內亦擔驚。眉將展處重展難，步欲行時卻伯行。日色斜方下午，前邊望見自家門。寥寥落落雙門掩，冷冷清清一巷深。看到其間心慘切，小孟嘗，雙環輕叩叫開門。

嗯！張勤何在？速速開門，放我進來！

裡面門公在睡中，消閒無事入南柯。家懂卻值閒頑耍，聞聽敲門外面呼。便與呂忠同出外，抽栓開放問如何。

卻說這日卻值徐員外暫時回去，只有胡氏安人在家。當下眾人只道是徐仰善回來，及至開門看見了，一個個又驚又喜。

呂忠驚喜細觀瞧，慘淒淒，看得分明抱住腰。悲喚一聲吾小主，止不住，淚如雨下哭號陶。兩年不見今朝會，仙家的，法術神通教可成？音信無聞人又遠，老奴才，千金重擔好難挑。何期今日逢公子，免了擔驚免了焦。老僕呂忠言到此，少華痛淚也雙垂。

阿唷呂忠呀！兩年重逢，不須悲慟了。

我已逢仙在武昌，學成妙術轉平江。離而復會應歡喜，況且是，吉慶門中不可傷。老僕復參熊友鶴，賢豪悲喜就扶將。一班僮僕迎家主，撲地歡天喜氣揚。睡裡張勤跑出外，亂呼道，失迎家主罪難當。英雄灑淚慌忙問，二年來，奶奶家中身可康？童僕聞言顏色變，哭啼啼，從頭至尾訴端詳。言完死了熊娘子，霎時間，哭倒平江小孟嘗。

啊唷，果然如此麼？主母的棺木何存？

一班僮僕淚漣漣，圍繞尊前啟口雲。只為待爺觀一面，尚然停在二層間。英雄聽罷無言語，放步如飛進裡邊。顏色淒然心大亂，掖袍急步淚如泉。少華公子心驚駭，長歎相同到後邊。什物俱皆交老僕，齊齊來至二層間。魂已失，意如煎，小孟嘗，腳踢堂門進裡觀。但見那，一啟門扉冷氣衝，靈幃寂寂動寒風。按頭白蠟雙枝燭，棺後銀燈一點紅。看見之時心慘痛，熊友鶴，倒身雙膝跪居中。少華隨後忙行禮，拜罷抬身腳似崩。熊浩起身掀孝幔，扶棺大哭恨千聲。

啊唷賢妻呀！

痛爾生前是大賢，勤家立業敬夫男。端容無飾惟安分，守把持身不亂言。只為拙夫全友義，頓教賢婦隔重泉。歸家只望還相會，今日裡，不見人來只見棺。

啊唷賢妻呀，你的丈夫熊友鶴到了！

不能在家送歸西，數載夫妻永別離。靈桌一方虛供物，孝幃兩幅枉遮伊。今朝隔絕難逢面，恨不得，立劈靈棺見我妻。熊浩拍棺垂下淚，號陶痛哭放悲啼。少華公子心如裂，拍案悲呼淚滿衣。

啊唷賢嫂呀！

荷承看待禮無輕，衣食周全有大恩。只道還能重見面，豈期不復訴離情。何緣淑媛災偏至，底事賢人壽不增。一旦身亡長逝去，少華愚叔怎酬恩。盟兄伉儷成悲歎，這是我，分拆夫妻抱歉深。堂內正然悲哭處，早來胡氏老安人。

卻說熊浩回家，痛哭妻子。早有家僮報將進去，胡氏安人又驚又喜，忙令乳母抱著週歲半的懷郎，自己掩了一方手帕，哭到孝堂內來。高叫道：女婿啊，爾回來了麼？可看看妻子的棺木。

熊浩含悲出幔行，淚如雨下掛深深。叫聲岳母吾歸也，熊友鶴，深曉無情負細君。但說死生天注定，誰知善惡世難憑。今朝惟見停棺木，就便是，鐵石人觀也淚淋。友鶴言完聲哽咽，安人痛泣亦傷心。少華也在堂前見，禮罷重呼乳母臨。抱過懷郎深作揖，老安人，含悲指點喚嚴親。英雄一見悲加喜，問了問，兩字懷郎是小名。暗叫賢妻何若此，我看你，產中得病為思君。拙夫不是多情子，又何須，一念相思性命傾。若然留得殘身在，今日夫妻又共親。可歎嬌癡無遠見，竟將幽恨作兒名。英雄想到傷心處，哽咽悲啼淚似傾。接過懷郎存膝上，大家同坐孝堂中。安人細說臨盆日，這孩兒，卻於四月廿三生。可憐小女臨危語，賢婿還當莫負心。胡氏說明詳細事，英雄痛泣對亡靈。少華稱贊懷郎貌，真正是，虎豹佳兒出將門。熊浩長吁垂痛淚，得留骨肉靠神明。回呼廚下排看饌，以便消停備祭靈。胡氏安人忙料理，孝堂鋪設亂紛紛。弟兄當下更衣服，白布斜裹作孝巾。寶物諸般收拾好，孝堂之內莫亡靈。一番哭祭俱完畢，看饌移來晚膳呈。員外已回聞喜信，大家相見訴衷情。三人同在堂中坐，美酒雙壺只自斟。老僕呂忠門外立，掀簾相對說新聞。熊爺公子回家內，在途中，可曉朝廷出榜文？只為外邦難殺退，當今掛榜正陽門。九流三教皆容納，就是那，有罪之人也赦輕。如有才能兼智勇，俱投兵部大堂門。准於明歲交三月，十五之期會集京。司馬衙中親驗看，若還可取便功名。教軍場內分高下，萬歲親身御駕臨。欽定狀元三鼎甲，其餘將士即隨徵。朝廷掛榜招賢士，兵部行文各省城。近地之人俱要去，一個個，制盔貫甲備長行。熊爺公子皆知武，何不去，乾取功名顯顯能？皇甫少華驚又喜，叫一聲，仙師之語果然真。既然天子招賢士，倒不如，我與恩兄上帝京。取得一官和半職，也不辜負丈夫身。英雄見說長吁氣，兩淚雙拋啟口雲。雖說聖朝興武勇，無奈我，少年喪偶已灰心。妻靈未葬我先出，泉下幽魂怎得寧？賢弟英雄當際遇，如今速速赴京城。狀元必是賢弟得，你的那，心事諸般又可成。從此平江為隱士，愚兄不去乾功名。英雄言訖垂雙淚，壯志已空不得伸。仰善徐公忙解勸，連呼賢婿莫灰心。爾因事業難成就，故此山中訪真。今為妻亡重改悔，算來不是丈夫行。爾如掙得官和職，她受陰封也喜歡。奉勸郎君休若此，可同盟弟一齊行。少華公子言稱是，兄長鬚聽長者雲。取得金花封嫂嫂，豈非勝似守亡靈。徐公再四懇勸，熊浩方才應一聲。晚膳過時茶獻罷，身子勞乏要安神。少華仍在書房歇，老僕相陪訴舊情，說及吹台山下事，芝田公子大心驚。暗中頓足雙眉皺，母姊如何在綠林？草寇行兇難守節，豈不把，吾家名望一齊傾？到京若得身榮顯，我必要，直抵吹台救母親。再者若然從路過，入山也可探虛真。青春胞姊堪憂慮，未必能，脫過山中草寇門。皇甫芝田心不悅，恨無飛翅到山林。一雙主僕同房歇，訴盡長情與短情。熊浩一心思恩愛，卻移床帳伴亡靈。對幃痛哭心如醉，乏倦和衣倒在衾。欲令幽魂來訴告，吹殘絳燭黑沉沉。靈幃寂寞原無影，桌椅挪移似有聲。不覺昏昏魂入夢，陰風送到女釵裙。揭幃哽咽悲聲吐，扶榻淒涼淚滿淋。一句言詞俱不講，惟說道，吾夫速去乾功名。英雄驚醒南柯夢，坐對靈幃叫一聲。

啊唷妻呀！爾既然欲我成名，拙夫敢不立志。